

cmchao / February 24, 2011 08:05AM

[馬躍·比吼 影像訴說原權](#)

馬躍·比吼 影像訴說原權

2011-2-23 20:48 作者：李宜霖 13

【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】馬躍·比吼 ( Mayaw-Biho ) 22日在布拉格書店舉辦的紀錄片與社會運動系列座談，播放紀錄片片段，暢談影像與原住民人權。

玉里到長濱的玉長大橋，沿路通過一座座名為國泰橋、民安橋等的小橋。在東海岸，有許多橋的名字是以數字來命名，例如18號橋。這些橋樑很多是通過邦乍的部落，但卻不用部落為這塊地所賦予的名字，如「比希里岸」橋 ( Pisiria n是放羊的地方 )。在上位的原住民立委，因為環境惡劣，也沒有人敢使用自己的母語名字。

許多邦乍的老人，從出生的時候在日本統治下，被迫取日本名字。當她們年輕時，可以往夢想邁進時，名字變成漢姓。等到逐漸變老，可以回復邦乍姓名時，過往殖民命名歷史，早已使老人們精神分裂。「馬躍」的意思是守護在月亮旁邊一顆星星的名字，馬躍說，名字非常重要，但原住民卻沒有命名、找回名字尊嚴的權利。馬躍過去曾與邦乍族人一同舉辦「請問芳名」影展，現在則透過巡迴演講，企圖把尊嚴的母語名字重新找回來。

88水災後，2009年9月馬躍第一次跟著被迫遷到營區的Kanakanavu族人上山，重回高雄那瑪夏原鄉，他聽到耆老Cu ma Mu'u ( 翁坤 ) 唱過一首歌，全世界沒有人知道這首歌的意思，他覺得這個老人家是部落的驕傲。Cuma Mu'u引發馬躍想要紀Kanakanavu的生命故事，他耗時一年，完成《Kanakanavu的守候》紀錄片。

政府將永久屋蓋在山下，將原住民趕下山。馬躍說，過去日本時期，為了方便管理，將部落遷居集中。國民政府來了以後，一樣為了管理，再度遷移部落。由於機關、學校、鄉公所都在政府、專家學者選的位址，族人不得已從舊部落遷下來。88水災後很多機關、學校、鄉公所被土石流淹沒，到舊部落避難的族人安全地存活，這證明了老人家的智慧。

馬躍用紀錄片深刻地呈現原住民族面臨的各種土地、生存議題。馬躍認為，技術操作很容易學，但要如何呈現、好看，也能夠說服、感動別人並不容易。說故事的方式及態度很重要，很多人拍原住民議題，但完全沒有主體性、沒有觀點，再多的技術也沒有用，對原住民也沒有太大幫助。

馬躍常常透過演講，指出媒體製造的負面刻板印象，馬躍表示，原住民一旦犯罪，就會被強調是原住民，但漢人犯罪，不會被標明是漢人。媒體的錯誤，來自於耳濡目染的過往報導，而且錯誤一直複製下去，情況非常嚴重。

#### 年輕人用行動實踐

馬躍的熱情與活力感染許多邦乍年輕人，他也邀請青年分享捍衛土地的歷程。1月28日，邦乍族人夜宿凱道，控訴政府掠奪佔領土地，來自馬庫達愛 ( Makutaay ) 部落、Pangcah守護聯盟的卡造 ( Kacaw ) 說，1月29日凱道守夜隔天，有10位邦乍代表準備進總統府，長老表示禮貌帶著佩刀，但出發前被告知要先卸下佩刀，長老只好先把刀卸下。等到走到總統府前，又被警察告知只能走側門，不能走正門，並且受到警察阻擋。總統府明示不走側門，就無法陳情。對於部落長老而言，來訪卻要走側門，造成一些衝突。但由於許多部落族人遠從花東來特地上來陳情，只能妥協。

部落族人特地從花東北上，度過寒冷的雨夜，卻遭受政府無情對待。Pangcah守護聯盟荻布絲 ( Tipus ) 說，進入總統府後，參議黃大鈞坐著沙發上。長老們要求將各部落土地問題講清楚，黃大鈞叱喝說：「你們一個個講，要講到什麼時候？今天週六，我要到何時才能下班？我今天是特地加班。」黃大鈞沒有帶紙筆記錄，也沒有做功課，態度傲慢地說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」。在公開致歉外，聯盟要求總統府盡快處理花東地區土地相關爭議。